

## < 跨國灰姑娘，台灣請不要虧待她 >

天下雜誌第 445 期，2010/04

藍佩嘉

感冒未癒上飛機，在流感蔓延的時節，我是一個不受歡迎的旅客。每一回咳嗽，就引起旁人側目，人們隨即有意或無意地退了兩步，和我保持距離。戴上口罩的我，蜷縮著虛弱的病體，坐在窄小的經濟艙椅裡，勉力控制自己不要再咳了，也暗暗盼望週遭的旅客不會給我太多的白眼。

坐在我旁邊的旅客來了。他和夥伴們成群結隊，穿著同樣的新外套，略帶緊張，又非常興奮。這個二十出頭的少年郎，頂著一頭濃密自然捲的黑髮，只能說幾句簡單的中文，對我靦腆地微笑。我問：「第一次坐飛機？」他用力點頭，開心地咧嘴露出一口白牙。

我仍間歇地咳著，不好意思地轉頭對著窗。捲髮越南郎拍拍我的肩，溫柔地遞給我一坨白色東西，啊，那是棉花，他們用來塞在耳朵裡，以因應起飛時的壓力變化，他們相互分享，包括與我這個陌生的病人。

他們是來台灣打工的越南外勞。爲了來台灣，他們付了高達五千或六千美金的仲介費，相當於來台打工的十個月薪水。儘管，越南政府規定越南仲介只能收取最高一個月薪水的仲介費，儘管，台灣政府規定台灣仲介只能在雇用期間收取每月 1800 到 1500 台幣的服務費。2006 年後，台灣政府基於逃跑率過高的理由，凍結越南家庭監護工的引進。由於工作機會變少，在需求不減的狀況下，越南外勞的仲介費金額在近年來節節升高。

在離河內不遠的村莊裡，我遇見好幾位從台灣返鄉的移工（外勞）。其中有成功的故事，如在台灣工作九年，存下的錢得以買地蓋房。但也有許多人不但未能衣錦返鄉，反而負債累累。一位女性來台幫傭，丈夫在半年後意外身亡，她只好辭職返鄉處理後事，但仲介不願退還仲介費，她無力償還高利貸。另一位在來台灣一年後就遭雇主辭退遣送，她賺的錢只能勉強打平仲介費。

中山大學王宏仁教授的研究發現，越南移工在台灣的平均工作時間只有一年半。越南社會發展研究中心的調查也顯示，只有六成多的越南移工能夠順利完成三年的工作契約，其餘的三成，是被強迫遣返，或自願提早返鄉。剩下的百分之六，則是離

開工作崗位，繼續待在台灣打工，成為所謂「逃跑外勞」。

我在越南也認識了阿秋和她的台灣男友。她先來台灣擔任監護工，照顧的阿媽卻在半年後就往生，她擔心無法轉換雇主，會被遣返回國，於是她離開了原雇主，到一家小工廠擔任清潔工。她「逃跑」之際竟然還打電話通知雇主，好讓他們有心理準備，以免影響家庭生活。阿秋工作了幾年後被警察抓到，才被送回越南。

移工離開契約雇主的主要原因，依不同的職業而有差異。監護工最常因為工作負擔太重、工時太長而離開；女傭則與勞雇關係不和，或是雇主態度不佳有關；許多製造業工人逃跑，則因為近年來經濟不景氣，沒有足夠加班工作，相對於當初支付的高額仲介費，現職無法獲得令人滿意的經濟收益。

最常見的逃跑原因是移工希望能夠延長待在台灣工作的時間。因為如果離境後要重新來台灣工作，她們必須再度付仲介費，並要待在家裡失業一陣子等待新工作的申請。這解釋了為何很多逃跑案例發生在合約的尾聲，或當雇主可能終止契約或不願展延契約的時刻。

聯合國已經正名，不再稱呼「非法外勞」或「非法移工」。因為，人沒有「合法」、「非法」之分，他們的跨國遷移或滯留，固然缺乏地主國的許可，但並非刑事犯罪。為了避免歧視與排斥，我們應改稱「無證外勞」（其居留或工作證件不符法律規定）。

阿秋在無證工作的時候，認識了台灣男友。現在，他每幾個月就想辦法請假來探望阿秋，兩人努力地維持遠距戀愛。阿秋因為有逃跑的紀錄，不可能（以真名）再來台灣打工。兩人雖然有結婚的計畫，但因為過去的記錄，擔心無法通過結婚的面談，會被烙上「假結婚真打工」的污名。

我問阿秋想念台灣什麼？她笑著說，麻辣臭豆腐。還有，她掛念著工廠門口賣水果的阿媽，頻頻問男友：「阿媽最近好嗎？」她也記得公園裡的流浪漢，男友說：「自從妳離開，就沒有人給他東西吃了。」

我想像著阿秋在台灣時的生活：她每天刷洗廁所，做著多數台灣人不喜歡的髒工作，她努力珍惜這份工作，儘管沒有合法的證件。她在路上看見警察，即便是在指揮交通，也讓她不由自主地手心發汗，壓低頭快快走過。如果生病，她不再有台灣健保的保障，只能祈求佛祖保佑她的健康。在法律邊界與種族歧視的迷霧中，她泅游生存，但對於身旁的台灣底層人群，她微笑伸出友善的雙手，慷慨地分享她手中所有

的，儘管不那麼多。

飛機即將降落，捲髮越南郎張望著想要看見窗外的夜景，可惜的是，航空公司把我們畫到最差的位置，機翼遮住了大半的窗口，只能從角落瞥見燈火的亮亮閃閃。「台灣，漂亮！」他仍滿意地伸起大拇指說。

安全帶的警示燈還未熄滅，他和夥伴們就緊張地站起來準備，每個人都拿出一個信封袋，緊緊抱在胸前。信封袋上用大字寫著個人名字和工廠地址，身上的外套則有仲介公司的名號，這些是他們的標籤，仲介將據此指認，隨即將這些勞動力商品，運送到台灣的各個不同角落。

走出機艙，我向他們揮手告別。已經快晚上十點了，他們還要搭車到台中台南等不同工作地點，等待著他們的，是一段陌生、不確定的旅程。我默默祝福他們，一路平安幸運，也暗暗祈禱，台灣，請不要虧待他們。